

打破對羅姆人的成見

羅錫為



作者在羅姆人教會分享

2015年7月下旬，當歐洲各國邊境的移民潮吸引着全球目光，大使命中心的短宣隊一行17人，到匈牙利去服侍當地的羅姆人，在巴朝登湖畔(Lake Balaton)一處渡假營，為他們辦了一個家庭營。在結束的那一天，有警察來營地偵查。原來當地的人把我們這些「外人」誤認為難民！

羅姆人，即吉普賽人，在中東和歐洲居住了一千年，許多取得居民或公民身份，但仍被視為「外人」。

大使命中心自2013年起，開始關心東南歐的羅姆人，看為一個尚待開拓的宣教工場。2014年9月，大使命中心召開第一屆羅姆人福音會議後，決定組織一支國際短宣隊，到匈牙利服侍羅姆人。由本人來籌辦和領隊，隊員來自加拿大、美國、香港和一個中東國家。短宣過後，大家都對羅姆人的觀感改變了。(編按：短宣隊的分享請參本刊第一一九期)

羅姆人無可救藥？

儘管羅姆人在歐洲已取得國籍，仍常被白人視為「外人」，也被華僑歧視，受到不公平的看待。生活在苦難之中，卻不被人同情，以為他們民族性低劣和不思進取。

這次短宣隊一位隊員摔倒了，傷了腿。為慎重計，召救護車送院檢查治理。救護員問我們到匈牙利來做甚麼？他聽到我們來服侍羅姆人，搖頭說道，這些人無可救藥了；這就看見匈牙利人和歐洲人對羅姆人的成見。

對羅姆人的獵奇心態

歐洲的羅姆人約有1,200萬，可是，在他們當中傳福音的華人宣教士不多於5人，很少有華人教會的短宣隊到東歐服侍羅姆人。跟我們合作的匈牙利信義會牧師匈牙利人美斯牧師(Pastor Mihaly)說，常有來自美國和歐洲的教會領袖訪問羅姆人村，參觀他們如何貧窮、落後和迷信，但看過了就算，少有回來幫助他們的；我們回



匈牙利一個信義會教會鼓勵並支持羅姆人從事農耕，以改善生活

頭去幫助他舉辦羅姆人兒童營和家庭營，美斯牧師深受感動。

人們對羅姆人有一種獵奇心理。他們坐蓬車流浪，在街頭賣藝，生活不羈和浪漫，曾被寫入許多歐洲的文學名著，被法國人叫做「波希米亞」。他們的長相、服飾不同，成為一些名著和名畫的主題：比才的《卡門》(歌劇)、雨果的《鐘樓駝俠》(小說)、塞萬提斯的《羅姆女郎》(小說)、普希金的《茨岡》(詩)和弗蘭斯哈爾斯的《吉普賽女郎》(油畫)等等。而羅姆人的民謠、古典和爵士音樂、舞蹈(Flamingo)、衣飾也都膾炙人口。

我們的短宣隊，也帶著對羅姆人某些矛盾而模糊的印象。儘管出發前做了幾個月的準備工夫，直至到了匈牙利，和他們在一個設備簡陋的營地生活過，我們才稍稍明白，他們的「劣根」為何糾纏著他們，基督的福音如何扭轉了他們的「命運」，教他們積極向上的動力從那裏來。

讓羅姆人先站起來

有些歐洲國家給了他們些社會福利，有些外國教會捐了些錢和物資救濟他們。我在希臘街頭看到羅姆小孩拉手風琴或吹笛子行乞，我也投了幾枚歐羅硬幣給他們。但除此之外，還可以做些甚麼？怎樣才能使他們站起來？

是次的匈牙利短宣隊雖謂服侍了他們的孩子和家庭、也下鄉逐家探訪和做過幾場佈道會，除了自己得着經驗，其實幫助不大，除非能讓他們抬起頭，站起來，才有機會自力更新。

和我們合作的匈牙利信義會的美斯牧師，是少數對羅姆人有負擔的匈牙利牧師。他帶我們到幾個羅姆人村逐家探訪。有一次烈日當空下，在空曠的地方街頭佈道，但看見不遠之處有一間基督教會。我問美斯牧師為何不借用教堂？我實在多此一問！明知有許多教會不歡迎羅姆人，恐怕他們偷竊，弄髒地方和嚇跑教友。

美斯牧師建議，華人教會除了派短宣隊去做佈道等外展事工外，有兩樣實事可以與他們一起做：

1. 協助教會辦好羅姆人村裏的幼兒園，給入學前的小孩啟蒙，在「起跑線上」先不被「主流」教育制度淘汰，入學後替他們「補底」。

2. 幫助教會在羅姆村辦好「農業合作社」，創造就業機會。包括資助教會向政府購買耕地，派農業專家去指導他們提高耕種的質與量。

其實，這些意見也適用於其他國家。

短宣的誤區

我常提醒自己，別把短宣當作消費項目。參加短宣是出於獵奇，或可憐別人的心態，都不正確。羅姆人是有靈魂的人，我們去服侍他們，是讓他們的心靈向我們所信的主耶穌基督敞開。宣教，不是扶貧或增加聽過福音的人的統計數字，而是去和他們的心靈相遇。

我在希臘羅德島上的古城街頭，看見一個羅姆人老婦的身影。一個孤獨的靈魂，可能每天都坐在那裏，等候著有一天，有人不單給她一個銅板，而是關心她。

羅姆人不是等候人去施捨救贖，而是需要他人的認識和關心。

我的期待是：有更多華人基督徒，到東歐或中東去，替上帝把羅姆人的靈魂捕回來。

(作者為溫哥華活道浸信會顧問牧師、加拿大大使中心董事)



希臘街頭的羅姆人老婦